

湖头条

## 闻雷声与知敬畏

张万明

打雷是一种自然现象。过去,人们对这一自然现象不够了解,也缺乏防雷避雷知识,每逢雷雨季节,常常会有一些人遭到雷击,有的被击伤,有的被击死。人被雷击死后,身上都会留下一些雷击的痕迹,这些痕迹则被解读为上天留下的天书。有些好事者就请来阴阳先生,或做法事,或辨认天书。阴阳先生们也很聪明,他们来到后,首先装模作样地认真地辨认天书,然后根据死者的生前表现来解读。如果死者生前不孝,虐待老人,或恃强凌弱,专横跋扈,或小偷小摸,坑蒙拐骗,等等,他就解读说,死者生前如何如何,做了多少坏事,上天不容,才遭现世报应;如果死者生前是一个孝顺善良、忠厚有德的大好人,他就解读说,是前世造的孽,遭前世报应。这个人的前世究竟怎么样,谁也不知道,都信以为真。如果是击死了一棵树,则说这是一棵树精,将来必为祸害;如果是击倒一座房屋,则说屋内有妖气;如果是击死了一只动物,则说它前世祸害了人类,等等。总之,不管怎么说,凡是被雷击死都是坏东西,不是坏人,就是妖魔;不是现世的,就是前世的。

于是,在社会上就流传起一种说法,雷是上天的使者,替天行道,专司惩罚坏人和恶魔之责,维护着社会的清净和正义。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,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就成了人们的信条。也就是说,人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举一动,上

天都看在眼里,无论你做任何事,做的再巧妙,再隐蔽,都躲不过上天的眼睛。做好事就会有福报,做坏事就会有恶报。坏事做多了,上天就会派雷公来惩罚你,即使躲过了现世,也躲不过来世。这种说法不知道源起于何时,但流传甚广,老百姓们还深信不疑,并一直起着教育和威慑的作用。它教育并鼓励着人们要多做好事,别做坏事;同时也震慑着坏人不敢做坏事,或行为有所收敛。

长期以来,雷在人的心目中就是惩恶扬善的保护神,人们对它既寄予着美好愿望,也十分敬畏。比如,当人们面对那些不肖子孙、无赖之徒无可奈何之时,就会愤怒地发出,难道你不怕天打五雷劈吗?这是一种威慑,也是一种教育和提醒,其中也包含着许多愿望。对雷的敬畏,自然是好人敬,坏人畏。好人闻到雷声,心里很坦然,没做亏心事,不怕雷声;那些做过坏事的人闻到雷声,就胆战心惊,害怕遭到雷劈,或躲藏起来,或收敛其言行,再也不敢那么放肆嚣张了。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,净化社会风气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这,就是雷的威慑力!

后来,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,科学知识地不断普及,人们对打雷这种自然现象有了科学的认知,也掌握了一些防雷避雷知识,雷击人的现象也少了许多,于是,有些人对雷的敬畏之心也就渐渐地淡化了,甚或没有了。尤

其是那些不良之人弄清了雷击人的原理,再也不畏惧打雷了,便露出了本来面目,说话做事无所顾忌,横行乡里,为所欲为,危害着家庭,危害着社会,危害着公徳良俗。这些人虽没遭到雷击,但随着社会道德评价的不断确立,法治法律的不断健全完善,他们有的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,有的遭到公众舆论的抨击,为人所不齿,有的还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,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还了社会的公道清静和安宁,人们一片叫好。

“雷打坏人”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,可能是在科学尚不发达、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,寄托着人们惩恶扬善的良好愿望,人力不行,便借助于天,以此来教育人们要知敬畏,多做好事,不做坏事。现在,科学知识普及了,人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了,殊不知,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是一亘古不变的真理,这里的天,不是上天,而是人们的眼睛和良心,是社会的良知和公德,是高悬的法律利剑。你的一言一行,都置于人们的监督之下,都会有千万双眼睛紧盯着你,都会有社会的公德良知约束着你,都会有恢恢的法律天网注视着你、审判着你。雷虽然没有以前的那种威慑力了,但还有许多比雷更具有威慑力的东西,那就是法律、道德、舆论等,所以,人生在世,还是要知敬畏,把该做的事情做好,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。做一个守法律、讲公德、有道德、明事理、知孝敬、懂感恩、遵良俗的文明诚信之人。

晓 风晨语

## 金风穿过柳丝来

汪道波

大清早,池堤只有柳丝在金风里曼舞。

这堤上有几棵老柳,粗壮的身子,才生出这些纤细的丝条。就像中年妇女抖下一头长发,不是太黑,夹杂几许灰白。而柳丝添的是浅黄,耐看。

行人太少,风颇无聊,就从柳丝里穿来穿去。仿佛顽劣的孩子钻珠帘。柳丝粗的下摆,细的斜飞。先闪出空,继而又拢聚。透过隐约的缝隙,可以看见对面又看不真切。让我想起初次相亲,想看女孩又不敢细看。以致再约会都弄不清一群女孩里哪一个是她。

这些柳丝其实除了粗细长短有几许差别,还真的都太相似,双胞胎一样。

其实,仔细观察,它们还是有区别的。两株丝看起来一样绿一样粗一样细。绿得并不完全相同。一株破了相的脸似的,在鹅黄斑的青绿里,由于斑纹间隔远近,这青绿深浅便不一致。就是枝条粗细在色彩斑纹明暗衬托下,也显得各有别趣。一枝青绿中添了瘤一样的浅黄斑,在均匀由上下细时,仿佛细了粗又粗了细。因了这细致的差别,金风穿来穿去,那细致差别便明显了。

我常常站在柳树前,与它时远时近,凝望,有时便忍不住联想了我与我的伙伴。我们都几乎在共同的山山水水长大,在成长过程中却发生太多变数。贫富贵贱且不说,就是做人格局也差别太大。有的人像某株柳丝样,怎么摆动都不变回到老柳身边的距离。有的人却像某一株突然裂了断了,再也回不到老柳身边。我们从春天柳丝生出到秋天柳丝近金黄的时候,聚过又分别了,有的人在分别后散了,我至今也没见到,我常怀念一些人,又想不起来一些人。

一些人就像堤上的柳,我遇见了,又离不开。在这个深秋的早上,我还来看望它。它也想念我。看,现在还抚弄我的脸庞。

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秋凉,只是感叹老柳的老而茁壮,柳丝的青葱而充盈着活力。

爱亲情

## 母亲的小菜园

范广学

荆芥、韭菜、黄瓜、豇豆、茄子、丝瓜、青椒、蒜苗、萝卜、上海青……这是母亲小菜园四季的风景。

母亲提着一个塑料桶给青菜浇水,水塘离菜园四五十米,母亲打半桶水,蹒跚着一趟趟来回走。菜园是租来的,不大,被母亲精心侍弄着,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,从不让菜地缺了肥,渴了水。春上,六舅跟着大巴车跑客运,六姑去了上海带孙子,母亲又把六舅的菜园种上了花生和玉米,我劝母亲少种点,菜也吃不,又累人,母亲心疼地说,地抛荒了太可惜,我干个活就当锻炼身子了。母亲种菜不为卖钱,只为自家人吃,还送给两个舅家,我在镇上教书,每次回县城家里都要带上母亲整理好的青菜,多了就送给邻居们一些。

母亲78岁了,身体还算硬朗,只是走路不太利索,走一小段路得站着歇一下,天阴冷左脚疼痛加剧。7年前,母亲到街上买黄豆种时出了车祸,农用旋耕机碾碎了左脚,虽经疗养,还是落下了残疾,母亲治疗期间,父亲突发心

肌梗死去世,母亲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,真不知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熬过来的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,父母种有三亩田地和两块菜地,一块菜地是自留地,另一块菜地是母亲开垦出来的荒地,自家的菜地在老屋。父亲去世的前一年,心脏有了毛病,失去了劳动能力。老屋那个地方是个低凹之处,夏天潮湿阴暗,蛇和蚊虫也多,我们兄妹想为父母换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,在镇上杜寨街买了一处上下两层的楼房,把父母接过去了。母亲照顾着父亲,还抽空去老屋那个地方种菜,只是把田地流转给别人了。

母亲是在艰苦岁月里磨炼出来的,劳动习惯了,闲下来就不自在。大集体时,母亲是队里棒劳力,什么重活脏活都干,挣工分分口粮,父亲是大队干部,长年在水利工地上带工,在外多,在家少,家里家外的活儿母亲一人操劳,一刻也闲不住,常常是碗一放下,嘴里嚼着饭就到菜地里干活,夜晚,就着昏黄煤油灯光做针线活。记得每年最忙的是秋后,母

亲在两块菜地上挥汗如雨,锄草、翻地、施肥、松土,撒上菜籽,出芽后,每天挑水浇菜,白天忙上工,晚上就在月光下挑水,一趟又一趟,菜秧长起来了,卖了菜秧,新一轮的种菜又开始了。

正是因为有了母亲没日没夜地劳作,我们一家老小没挨过饿,没受过冻。有一年夏季大旱,水稻减产,分的粮食不够吃,多亏了母亲种了半个菜地的南瓜和红薯,才帮我们家渡过了难关。

母亲把岁月和汗水种进了她挚爱的土地里,土地也给予了母亲丰厚的回报,母亲的儿女们一个个地飞出了那个老屋子,各自成家立业。由于忙于工作,很少陪伴老人身边,大多数时候只是打个电话问候一声,母亲说听到我们的声音她就很满足了。

清晨,通往菜园的小路上,一缕阳光照射在母亲身上,微风轻轻地拂起了母亲的白发,那个驼着背,走路一跛一跛的母亲扛着锄头走在我的前面。我突然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教儿子唱的一首歌:世上只有妈妈好……我的泪水一瞬间就出来了。

诗

品时空

## 愿做一株月见草花

喻奇章

如果可以  
我愿做一株月见草花  
安静地开在  
你家路边的篱笆下  
默默守望你的身影  
倾听你归家的步伐  
静静地、悄悄地开着  
不问世事,不知冬夏

如果可以  
我愿做一株月见草花  
那黄色的小花朵  
还有淡淡的暗香  
溢满你的衣袖  
守望你的岁月韶华

如果可以  
我愿做一株月见草花  
不去管那南归的大雁  
是否会捎来问候  
不去问那一叶小舟  
会放逐到哪里的天涯

如果可以  
我愿做一株月见草花  
在逝去的老旧时光里  
互不惊扰,彼此牵挂  
陪你一起在繁杂的人世间  
笑看日落烟霞